

當書與賣書 - 一個書生的悲哀

林翎

要賣書賣給一個讀書人是件很容易的事。

要向一個讀書人借書也不是件很難的事。

但是，要一個讀書人把他的藏書拿去典賣，可就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了。而清代偏偏就有那麼一個屢屢典賣書籍的讀書人，他就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全祖望。

全祖望第一次當書是在他三十歲那年，在他的弟子董秉純替他編寫的「年譜」中有這樣的記載：

（雍正）十二年甲寅，先生三十歲，續娶曹孺人於京師。移寓藤軒之東，長安米貴，以行篋書二萬卷質於仁和黃堅倉。

這一年是他喪妻、喪女之後的第二年，當時新娶曹氏，而功名未就，流落京師，在物價騰踊，生活艱苦之際，只好將他的二萬卷書拿去質押，以換取糧米，渡過難關。

乾隆元年，全祖望三十二歲，中了進士，生活的境況有了改善的機會，似乎從此可免「當書」之苦，但是，由於他個性過於鯁直，再加上才高遭嫉，到了乾隆二年，立即被貶黜外放，而從此之後便永淪貧困之境，董秉純這樣寫道：

先生至辛酉（乾隆六年）以後極貧，糴食或至不給，仲冬尚衣衲衣，賴維揚詩社歲上庖廩，然典琴書，數券齒，日皇皇也。

其實用「饑寒交迫」四個字便足以形容全祖望一家當時的苦楚了。試想：一個讀書人連琴書都典當了，還能剩下什麼？還能擁有什麼呢？也就在這種處境之下，有人問他何以執意不肯重返仕途，全祖望因此問而寫下這樣的詩篇：

野人家住鄞江上，但見山清而水寒，一行作吏少佳趣，十年讀書多古歡，也識敵貧如敵寇，其奈愛睡不愛官，況復頭顱早頹白，那堪逐隊爭金欄？

從詩中可以知道，全祖望並不是不懂得貧窮的滋味，只是為了保有自己情性中最後的純淨與歡悅，所以寧可「敵貧如敵寇」，寧可靠教書，典當琴書過活，也不肯再踏入仕途，這是一個讀書人的執著，是任何力量也改變不了的。可是，做為一個人，他仍然得在世俗的網絡中生活，仍無法免於生老病死的自然歷程，「年譜」中載說：

（乾隆）二十年乙亥，先生五十一歲，病日甚，曹孺人含淚欲進參，而無力，純（即董秉純）乃以耆舊詩稿質之有力者，得參半兩，進之。

這是他病終前的情境。到了這個時候，貧厄之神仍不放過他，連半兩的人參都必須靠典當詩稿才買得起，人生之慘又有何過於此呢？而其實更慘的是他死後的情形。

全祖望死於他五十一歲那年的七月二日，據「年譜」記載，他死後，人家所饋贈的賻金，「僅足償參苓及附身之費」，「而葬具未備，不得已盡出所藏書萬餘卷，歸之盧鎬族人，得白金二百金」，故而拖到了十一月，才得以「治喪禮」。為了他的喪事，他一生所典賣未完的書也終於典賣完了，全祖望若地下有如，當不知會如何的悲慟？

類似全祖望這樣典賣書籍的故事，在今天恐怕不太容易再有了，一則是因為：現在的當舖，除非是善本書，否則大概不肯接受人家「當書」了，而舊書攤收購書本又都是論斤論兩的，有誰能靠「賣書」過活呢？二則是因為：現在很少讀書人像全祖望那麼傻，笨到寧肯「敵貧如敵寇」，寧可典當書籍、貧困度日，也不肯去當官食祿。

類似這樣的故事恐怕真的不容易再有了，然而，有時候我真不知道該為此感到高興還是難過！

（檔名：880126.doc）